

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相继走进直播间,热闹过后,一切又回到日常——

继续去酿文学的“好酒”

阅读提示

文学刊物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相继走进直播间,获得上千万的成交量,文学与互联网的碰撞产生的热度,带来的影响令人惊叹。优秀的文学刊物也曾是那“深巷的酒”,直播让从业者认识到,文学的读者还在,只要寻找到合适的渠道,文学就有“破圈”的机会。热闹过后,一切又回到了“酿酒”日常,组稿、审稿、编辑……内容为王的道理是不变的。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3月12日晚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·拉扎克·古尔纳首次“中国行”的最后一站,走进“与辉同行”直播间,与主播董宇辉一起畅谈文学并带货卖书。

不久前那两场备受关注的文学刊物直播专场,也发生在这个直播间。1月23日晚的《人民文学》专场和2月28日晚的《收获》专场,几十万的在线人数、上亿次的点赞量、上千万的成交量,那些令人惊艳的数字,作家与作家、作家与主播互动产生的金句,让其关注热度持续不减。

当两本历史悠久但相对于其辉煌时期又沉寂已久的文学刊物,被再次推回到大众视野时,对文学界是一件振奋之事。

“这次文学与互联网的碰撞产生的热度,带来的影响令人惊叹,已远非‘奇迹’一词所能涵盖。这是文学活动,也是文学现象,更是文学事件。”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陈涛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,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,这两场直播会是一个转折点,当然也是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坚定起点,在文学期刊发展历史上,会留下浓浓的印记。”

与时代同行

2024年第3期《人民文学》到达读者手中,正是惊蛰和春分之间的日子。如果细心留意,就会发现3个页码的“人民阅卷”刊登的,是从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、“与辉同行”抖音号等平台选出的网友留言。

两本发表了国内诸多名家名作的文学刊物积极拥抱互联网,带来的外界反响是多面的。

“有人将此举定义为文学的自降身价,是向网络流量的妥协,其实这倒大可不必。文

学从来都是真善美的传递,是与人为善的存在,文学刊物通过有效的方式深入广大读者内心,终归是一件好事。”陈涛的态度与立场是鲜明的。

最近,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吴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:几天前,有位朋友一边关心他们是否还接受新人作者的投稿,一边说“让网红带货,笑掉大牙”。

“这里面难道不是有个悖论吗?假如一个人期待‘作者不问出处’,那么他也应该接受‘读者不问出处’。凭什么直播间下单的读者就一定是对不懂文学的呢?那这样的文学是谁需要的,又谈什么承载时代悲欢?”吴越的态度与立场同样是鲜明的。

“《收获》从创刊起就在努力保护、珍爱、接续文学传统,那绝不是‘画地为牢’的传统,而是‘与时代同行’的传统。在书报亭消失、邮局订阅式微的情况下,如果通过直播能近距离地和读者交流,那就去直播间——这这并不可耻,也并不可疑。”吴越说。

双向奔赴
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直播首秀,也是“与辉同行”直播间首次“全程只卖一份文学杂志”。筹划前后经历了9个月,毕竟“对合作双方而言,由于尚无先例,直播效果难以预测,这就要求前期的大部分决定更需要魄力和担当”。

陈涛进一步解释道,对传统文学期刊而

言,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。文学期刊长期形成的悠缓惯性,注定无法短时间适应快速多变的互联网节奏,在与直播平台的对接中,这是无法躲避的天然矛盾。譬如直播内容、刊物定价、备货数量、物流派送、如何加印等等看似细小的环节,都是很现实的难题。但这也是文学期刊在进入互联网领域后都要必然、必须面对的事情。

订阅整年刊物的黄金期是2月之前,这对《收获》来说时间紧迫。吴越告诉记者,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,他们跑完了从对接到直播的全过程,最大的感觉是“事在人为”。

那么,促成这场“双向奔赴”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?

“传统文学刊物在与互联网拥抱时,或许动作有些笨拙,但我们并不缺乏互联网精神。合作首先是基于对彼此工作的尊重。互联网精神与文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,阅读和上网都是一种信息的平权,都包容个体的差异性并且鼓励创新。我们相信,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到文学,有助于改变严肃文学或多或少被限定在某些认知樊笼里的现状。”吴越说。

主播董宇辉,无疑是两场直播取得不俗销售成绩的重要因素。“董宇辉对文学有独到的见解,他在文学讲述中出色的表达,以及引发的共情,无不体现出他高超的能力。他如同一个‘信使’,在传统文学期刊寻找读者、文学魅力的社会传播等方面意义重大。”陈涛认为,事实证明这场合作达到了共赢,

“与辉同行”帮助《人民文学》找回了许多读者,而这样的直播,又进一步提升了直播平台的文化品质。

酿“好酒”是第一要务

优秀的文学刊物也曾是那“深巷的酒”,直播让从业者认识到,文学的读者还在,只要寻找合适的渠道,文学就有“破圈”的机会。

直播的热闹过后,一切又回到了“酿酒”日常,组稿、审稿、编辑……“直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学期刊面临的瓶颈,对此我们心知肚明。”陈涛说道,无论在何种情况下,对文学期刊而言,内容为王的道理是不变的,发现并刊发优秀的文学作品,酿出“好酒”,是从事文学期刊工作的第一要务,也是他们长期坚持的原则。

直播过去半个多月,吴越最直接的感受就是,青年作家的投稿增加了很多。“有了更多的期待,酿‘好酒’的劲头就更足了。”吴越说,直播当晚大量的弹幕及迄今超过4000条的商品评论中,提到最多的是“亲切”和“信任”。“我们希望承接住这份信任,在每两个月的相会中,带给读者独属于文学的知心与感动。”

从直播延伸而出的话题尚在继续,比如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文学?

吴越认为,真正要在意的是——无论如何变化,无论载体为何,文学真正昭显的是人性,传承的是人类精神。与其讨论人是否需要文学,不如讨论我们的文学是否依然在洞察着人性?是否在伴随着人类精神那些幽微而深刻的变动?

“对大多数人而言,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文学作为一切艺术门类的母体,如同空气一样陪伴着我们。”陈涛再次强调,“作为写作者,都应该心怀对文学的敬畏,不断深入生活,扎根大地,以真诚的态度和精湛的技艺书写好我们的生活与时代。”

一个男人的山歌

——姜守柏《行于山野》读后

关明

姜守柏先生的散文集《行于山野》(湖南文艺出版社)在案头摆了许久,读后一直想说点什么,却总找不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。王跃文在序言中说,他所有的文字皆朴拙清新,素心真情,都是清水漂过的样子。诚哉斯言。但我总觉得应该还有更贴切的表达。直到有一天听到刀郎的《山歌寥廓》,他苍凉深沉地唱道:“九州山歌何寥哉,一呼九野声慷慨。犹记世人多悲苦,清早出门暮不归。”似乎一下找到了那种感觉——这本集子,就是一个男人的山歌。

读守柏兄的书,在那清水漂过的文字背后,能读出不经意间飘过的沉郁与悲悯,特别是在“故园漫游”章节中,表现得更为明显。守柏生于草野,后来又长期驻于山野,他曾在湖南最大的水电站工作6年,又在央企建设单位担任大小领导干部20多年,足迹遍布三湘四水乃至全国各地。在建筑市场的红尘中,中文专业出身的他一直不曾放弃年轻时的文学梦,职业的背景使得他的文字有了一层别样的底色。你看他的篇章多数伴着公务的痕迹,是在工作之余留下的山水游记,虽少了那种纯粹的状物写景,却也有别于一般的行者游客的走马观花,不同于行吟文青的触景生情,而是体现出一种生活源泉之厚、人生感悟之深。他在山野观星,让人读出天人和谐之美;他在名胜之地神交古人,让人不禁长怀“念天地之悠悠”。无论是印心石边遥念陶澍,还是永州之野寄怀柳宗元,莫不如此。一次在工地江边小舟上与友人擦肩错过,亦录得小诗一首:“野渡问舟子,言已驾舟去,只在此江中,风波最深处。”是不是很有些“松下问童子”或“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意境?

在他神交的古人中,最多出现的是徐霞客的身影,在茶陵有,在九嶷山有,在《进藏笔记》开篇便是《出发,追随徐霞客的足迹》……苍山洱海,霞客犹在,仿佛徐霞客就是他的导游。千古文人侠客梦,他却似乎有一个“霞客梦”。如果说游记文字有穷游、乐游、闲游等种类,《行于山野》便堪称壮游——不知守柏兄以为然否?

红马是一种生命状态

——散评浓玛诗集《红马》

苗勇

如肆意欢跃的野马,似深爱独行的恋人,如浅酌轻饮喃细雨的柔美女子,又像讲述着人生至理的哲人……当我翻开浓玛诗集《红马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)时,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别样情愫久久萦绕,心头总是闪过一匹跃动的红马,久久挥之不去。作者将所有的寄托都献给了红马,形成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寓意与镜像,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。

诗歌之美,美在遐想。《红马》之美,美在空灵。我以为,好的诗歌应该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,如美酒般余味悠长,甘醇流香,触动内心,引起共鸣和思考。诗人以“红马”为意象,文字空灵,句式灵活,有的甚至只有两三句,颇有随意任性的味道。但这样的诗句,让人感受到诗歌的美感和节奏感。这样的句子诗集中随处可见:我在每一个动人的面容里/看你;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物/令我颠倒半生;你远了的时候/我就残缺了一块/风起时/寒意从残缺处悲号而过……

诗歌之美,美在意境。《红马》之美,始于灵魂。意境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,是艺术形象中意与境、情与景、心与物交融契合的审美境界。《红马》以其独特的语言,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关于人生、自然和情感的生动画卷。季节是变化的,诗人的情绪也是变化的,时而“春光绚烂/如同诗词”,又时而将自己置于高天之下,以悲悯之心看待世间,如“缄默的严寒来临时/我要煨着悲悯的炉火”……红马已成为作者心中人间的美景和所热爱的种种事物的化身,通过红马这一意象,浓玛成功地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融入了文字之中,为读者提供了一次与自己内心世界对话的机会。

浓玛的诗歌感情细腻,有着女性诗人的独有味道。诗集别出心裁,分为12个月,365个篇章,像是一首长诗,又像是一条很长的路,诗人在里面走了很久很久。这是时间的感悟,亦是灵魂的歌唱。

“顺德经验”的书写

——读吴国霖、王茂浪《何以万亿》

杨华之

近日我认真拜读了吴国霖、王茂浪的最新报告文学集《何以万亿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),一个立体丰满的顺德形象呈现在眼前。这里生产过中国第一台10英寸座式鸿运扇、中国第一台带熄火保护的燃气热水器、中国第一代双门双温冰箱、全球第一台消毒柜……这里更有美的、新宝、万家乐、格兰仕、万和、普福斯……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,原来都来自这里。

从这部作品中,我们能看到顺德发展的前世今生。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,它从家电品牌重镇到中国家电之都,从中国家具第一镇到中国家具商贸之都,从全面小康示范县到世界美食之都,从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之首到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,这些顺德现象、顺德模式、顺德攻略,无不是由自成一体的顺德经验所支撑着的。

顺德制造是顺德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,《何以万亿》对此描述得尤其详细。有多少人知道,美的集团的开创者何享健,最初创办公司时只有一个20多人的生产小组,当初的贫困小镇,没有什么能吸引外来的眼光,他就是靠着一双腿走南闯北,把外界的技术带回来,如今的成就,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。科达、万家乐等公司的发展之路,莫不是如此充盈着披荆斩棘的奋斗实干精神。

顺德的开放、包容、温情,从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中得以显现。在《自己的家园自己管》和《春风十里柔情》章节中,行文不多,但我们读到的是议事协商的魅力,看到的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发展方式。顺德成长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就是:改革开放精神、政府开门决策、企业凝聚人才、民间创造活力。优势明显的产业,条件优越的区位,系列优惠的政策,不仅成就了千亿元级的本土企业,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品牌的到来,这让顺德成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高地。

这部《何以万亿》,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大湾区奋斗影像簿,又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读本,更是一部强盛发展的经验指南。



近日,河南郑州,一家高颜值书店打造了一条“书海隧道”,这条圆形的通道由满满的书架组成。

高谈阔论

读名著,学谚语

李建永

我对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情有独钟,隔两三年就会重读一次,每次都有一本集中研究的专题。今年春节期间的研读专题,就是梳理了一下“三水西红”的谚语。

《红楼梦》第四回讲,刘姥姥的女婿叫狗儿,本姓王,祖上做小官时,与王夫人的父亲“连了宗”。狗儿一家小日子过得清汤寡水,不免烦恼,喝几杯酒便骂媳妇。刘姥姥看不过,便说,姑爷,咱庄户人老老诚诚,“守多大的碗儿吃多大的饭”;“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”,你得想法子挣钱;再说你家老辈不是跟金陵王家“连过宗”吗,“你一根寒毛比咱的腰还粗呢”,去走动走动。谁知狗儿却说,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。刘姥姥次日便“舍着老脸”,带着外孙板儿,去“进荣国府”了。

深在现场的采访感受更深切了。我按我的节奏写章程。稿成后,给了老朋友文汇报“笔会”。在微信公众号上,编者选了文中的“一句话作标题;如果不是出了程灵洗,章程的巷和名声,恐怕早在山地和原野里消失了。

徽州很多领域值得关注和研究。我由衷地高兴《太极魂》和我有过共同话题,我小打小闹了一番,《太极魂》则应该是闪电鸣雷了。

我有一个特别的机缘,与谚语有过数十年的亲密接触。

一是20多年前为写作《母亲词典》,先后搜集整理了数万条谚语,一条一条解读过的也有上千条吧;二是2022年初接到一项工作任务——为自己供职的报纸副刊撰写“二十四节气系列文章”,对农谚和俗语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和理解。千百年来,谚语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,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许多谚语不仅具有实用性,同时具有审美性;不仅具有通俗性,同时具有深刻性;不仅具有经典性,同时具有现代性;不仅具有文化意义,同时也具有教化功能;不仅具有传承意义,同时还具有记忆功能。

然而,谚语恰恰又被长期集体无意识地所忽略,轻视,所以它的价值、功能和作用,一直被严重低估。也许象牙塔里的学者们觉得它太“俗”,不屑于研究;而老百姓虽然“谚不离口”,却又缺乏深入研究的意识和能力。诚如《周易·系辞上》所谓“百姓日用而不知,故君子之道鲜矣”。

在四大名著中,我读《西游记》的时间比较早,次数却又是最少的。当年初读时也就十来

岁吧,而且仅读过一次,眨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,

书中人物和故事多已模糊。近期开始重新阅读,却给了意外的惊喜:几十年来嘴里一直念叨的“停留长智”“望山走倒马”“愁海龙王没宝哩”“好处安身,苦处用钱”“避色如避仇,避风如避箭”“若要有前程,莫作没前程”等诸多谚语,竟然来源于《西游记》!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,其他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,镌刻在记忆深处的居然是那些“不起眼”的俗语!

而且,更惊异的是,谚语的表现功能、教化功能和审美作用,在小说里体现得尤为显著——它们融会在引人入胜的故事里,闪现在鲜活生动的情境中。

杜甫有句:“传语风光共流转。”正是作为“小说家言”的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文学名著,数百年来在我国基层社会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,因而对谚语的“传语”与“流转”、传承与传播,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翻阅名著,现在我不时还会跳出几条“恰当时”又“恰如其分”的俗语,如吉光片羽、精金美玉,赏心而悦目,华彩而惊艳。俗语常说“俗话说得好”,谚语是真好。